

真情

送别



程华荣

母亲留给我的记忆很多,尤其是为我送行的情景,我总是久久不能忘怀。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出远门带着我,临走时母亲三番五次地叮嘱父亲别把我弄丢了,还让我别乱跑,走路时抓紧父亲的衣襟。现在我才懂了母亲舍不得我走,又希望我能看见世面的心情。外公外婆去世较早,舅舅姨姨从小就在我家长大,母亲平时必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得工分才能分到粮食,同时还要为七个孩子织布纳鞋缝衣。舅舅和我哥哥是同年,比我大一岁,到了他俩上学的年龄,我便与他俩一起去了幼儿园。小时候的我比较淘气,不多久便被劝退了。

第二年我到了入学年龄,母亲说:“你一个人去吧,去年你都去过了,我就不送了。”我嘴上说行,心里还是有点怕,毕竟之前有人做伴,而且是被劝退回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背上石板、拿着石笔,硬着头皮去了幼儿园。那年我六岁,幼儿园离家有一公里多,当我快到时,弯身系鞋带,才发现母亲在老远处跟着我,我心里瞬间踏实了很多,此事我从未向外人讲过。

转眼间,我十五岁,初中毕业了,考到了离家六十多公里外的康杰中学。上学那天,因为要到六七公里外的公路边等长途卡车,我出门时,母亲不停地往土布缝制的袋子里塞馒头,直到父亲吼了一声“要迟了”,母亲才停了下来,嘴里还不停地叮咛着。我当时比较兴奋,根本听不进母亲的话,后来姐姐才告诉我,我走后母亲担心我年龄小,没单独出过门,一想起来就抹眼泪。

那时学校的伙食每月九块钱,每天三角钱,吃的是份饭,定量供给,许多同学经常饿得睡不着觉。多亏母亲给带的馒头,我才能好过些。大约过了半个月,父亲母亲搭了便车来看我,用装小麦的袋子装了半袋干馍

片,还拿了一大瓶油泼辣椒。他们把家里有限的细粮蒸成馒头带给我吃,就是这些干粮和辣椒,伴随了我的中学时光。

那天中午,他俩把我叫到学校边上的一家小饭店,给我点了一盘炒肉丝和炒刀削面。我问他们咋不吃,他俩说吃过了,看我吃得很香,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吃完饭,母亲目送我走了很远,由于她个子矮小,便跑到台阶上,直到看不见我为止。事后听说,我走后,他俩才要了两碗面汤,泡了馒头,就着我吃剩的菜,凑合了顿午餐。后来,他们搭顺车的司机师傅告诉我,母亲路上不停地流眼泪。但见到我之后,她丝毫没让我看出来,留下的只是送我的眼神。

随着社会发展,村里通了客车。我去西安上了大学,每次出门,母亲总是早早去站牌边排队,车到了,一边拿着我的行李,一边拼命往上挤,希望能给我占到好座位。而父亲总是说:“小孩子站一会儿怕什么,太爱操劳。”车少人多,每次都很拥挤,有一次母亲占的座位在最后一排,车行驶到村西头快要拐弯时,我无意朝后看了一眼,发现母亲一边翘首远望,一边抹着眼泪。我的眼睛顿时湿润,我知道母亲心里有多难受和不舍。

大学毕业后,母亲开始操劳我的婚事。看着我举行婚礼,父母十分高兴。临走时在车站,母亲把我拉到一旁,语重心长地说:“将来对你媳妇、丈人、丈母娘好些,人家没要咱一分彩礼,也丝毫没小看和为难咱家,对你又那么好,人要知道感恩。”类似这样的话,母亲还说过一次:“我没帮你们带过小孩,亏欠你媳妇那么多,人家对我这么好,我都不好意思。”

2017年,父亲突然离世,我们姊妹四人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自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对母亲好,把对父亲的亏欠,在母亲身上补回来。料理完父亲的后事离家时,我从母亲的眼神中读到了无

助和无奈。我含着眼泪告诉母亲,父亲走了,她还有我们。母亲依旧将我送到车边,步履已显蹒跚,眼神有些许期待,除平时嘱咐的“路上开车慢点,到了来个电话”外,多了句“有空了回来看看我”。我使劲儿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心里已经在流泪。

父亲走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不时就要住院治疗。一次,母亲病危,经过治疗身体仍不见好转,我将母亲接到我在运城的家里,悉心照料,母亲奇迹般地恢复了。那些天,每天早上陪母亲在院子里散步是我一天最快乐的事。

母亲虽然好了许多,但没多久病情又有了反复。当得知,是母亲为了省钱自作主张减少药量所致,我十分生气,“狠狠”地甚至“刻薄”地责怪她:“你是不是又想住院,又想让我花更多钱。”母亲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埋头说:“我再也不省了。”我突然意识到,不知何时母亲已失去往日的强大,显出了弱势的一面。

几天后,母亲提出要回老家住,我大为不解,因为她的病情还未稳定。但母亲坚持要回,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过几天村里逢大会,她回去一是想见其他亲戚,更主要的是怕别人笑话我哥哥,逢集会也不把老人接回来。这就是我的母亲,总替儿女着想,我只好让哥哥把她接回去,送她出了家门,我哽咽着回到屋里。

母亲最后一个寿宴,是二姐及其孩子在侯马筹办的。此时的母亲除了耳疾,身体状况还算平稳,头脑仍十分清晰。饭桌上,母亲不停地微笑着看着全家人说说笑笑,而她因为听不清楚,只能靠口型猜测。大姐用很大的声音给母亲复述几句,她总是满意地点点头,偶尔说几句,更多时候静静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

母亲一生勤劳节俭,与人和善,替人着想。站在母亲坟前,凝视着母亲的遗像,即便哭得天昏地暗,我知道,这是我对母亲永无重逢的送别。

母亲,儿子想您了!

心语

公路人的夏天

王淑芬

抬头看见梦想

脚下的路通往远方
远方还有
更平展的路
应该通往
每个人的理想

脸上的汗淌进裤腿
腿上的汗汇在鞋里
鞋里的汗水
印染在路上

对公路人来说
有树荫的地方
是一种福利
没阴凉的地方
种下树苗,等它成长
款款地浇上水
低头看见希望

烈日下的沥青
舒展在坚实的路基上
给五彩缤纷的夏天
添一道
庄重的黑色风景
公路人
把疲惫留给白天
把夜晚交给鼾声

品味

笑城仲夏夜

薛颖哲

日落,简单二字蕴含了千千万万种美。在笑城万荣,更是如此。当天边晚霞悄悄将全天的燥热缝织在斑斓锦衣中,只望一眼,暑气尽数散去。夜风用凉爽的手送上白日蒸笼后的馈赠,给岁月包裹一层温柔的浆。

笑城以西,老南街最具,是老城区的象征。每至黄昏,人们步伐不疾不徐,从四面八方去往后土广场。玩具摊、小吃摊等自不必说,特别之处是广场舞,要分“段位”参与。从晚上七点到八点,类似佳木斯健身操,岁数大些的人自觉排成两纵队,绕着圈边走边拍打穴位。八点到十点,是老城区年轻人热舞时间,扭腰摆臀,活力四射,美不胜收。十点半刚过,人们纷纷退场。倘若夜晚十一点,站在主街旁望去,大部分店铺都已关门歇业,街灯在茂密的树冠中浅眠,已是月亮和星星的天下了。

笑城以东,要属新体育场最盛,周围高楼大厦林立。晚上十点前看不出什么,十点后小朋友和家长回家,大朋友便自由了,热闹有时还延续至凌晨。暑期是燥热的代名词,也是狂欢的代名词。

说到新城区,就必须提到人民公园。建园10余年,百余种树木丛生,自建湖波光粼粼,时有孩童与小鱼斗智斗勇。近几年,公园新增亮化工程,树影灯影相映成趣,湖岸花灯妙不可言,步步皆景,处处怡情。近期,这里又新增数百个游戏与健身设施,花样秋千、游戏沙滩、健身自行车、沙地迷你挖掘机等,已然是笑城夜生活的标记了。

笑城二字,不仅是万荣笑话赐予的美名,更可延伸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誉。

我住在老城区,晚上八点多的光景,小区周边还算热闹。老婆婆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说着儿女家事,谈新买的花衣裳,聊生活见闻琐事。日杂店门口,一群老爷爷侃天说地,同样惬意。不远处,一位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站在商店门口,摇头晃脑唱着儿歌。国泰民安的最佳释义,即为当下。

小区广场里,一位大伯打着扇子感慨道,现在的生活以前根本想象不到。小时候,他为了工分,为了生活,白天在地里干完活,晚上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会儿基本需求能够满足就不错了,现在的人真是太幸福了,可不能忘了苦日子啊。

笑城的夜是一篇暑假日记,字眼稚嫩,蝉鸣共振,树影添香,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尽在夜晚。

笑城的夜是一幅欢乐画卷,墨抒胸臆,笔染清风,精美绝伦,展现幸福惬意的模样尽在夜晚。

笑城的夜是一首奋进诗歌,曲调激昂,雅俗共赏,韵律绵长,享受太平盛世的恣意尽在夜晚。

笑城的夜,不止于此,不尽于此。

乡情

乡音未改

谷树一

我的家乡在中条山下一个小村庄。这里的人们世代代过着安静祥和的生活,每天守着这方山水,看着熟悉的面孔,说着同样熟悉的夏县话。

青少年时期的我与父亲赶着牛车去闻喜煤场拉煤。紧邻火车站,我看到了偌大的候车室,进进出出的旅客,工作人员用普通话报站,那一刻我感觉普通话特别悦耳。我第一次看到了一节一节绿皮火车。旅客们坐在火车上或聊天,或享受美食,那份悠闲自在,令人羡慕。

后来,我去邻县上了一所职业中学,大家操着各自的方言你来我往,唯有垣曲的姚同学、杨同学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显然“鹤立鸡群”。再后来,我换上一身戎装来到天津,战友们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我随后去石家庄打拼,从二十二岁的青春韶华,一下到如今近半百。

我的普通话是半路出家,话里带着夏县味。我闺女从小跟着我们,但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一路下来,她的普通话比我标准很多。

在外时间长了,很少遇见老乡。有时在街上看见晋M车牌的汽车,恨不得追上人家,同老乡畅谈一番,感觉老家来的都是亲人。前几年去菜市场买馒头时,忽然听到一馒头店铺老板用老家话与人说话,我很兴奋,待他忙完后急切地走上前去自报家门。老板听说我是夏县人,也喜出望外。前一分钟我们还是陌生人,后一分钟就成了朋友。蒸馒头的大多是水头一带的,偶尔还能碰见我们胡张人。馒头蒸熟后,掀开锅盖,馒头房里雾气腾腾,如入仙境。新蒸的馒头散发出浓浓的麦香味,那是老家的味道。我们被一屉一屉新蒸的馒头包围着,相聊甚欢。以后每次买馒头,我总是要去照顾老乡的生意。

那年,我探亲回家,下了火车,坐上回夏县的公交车,听到满车老乡们说家乡话,刹那间眼眶湿润了。公交车驶离了闻喜地界,看到一个个熟悉的村庄由远及近。上上下下的人里,偶尔还能碰见几个熟面孔,我立马上前与人打招呼。几年未见,彼此还在恍惚中愣神,对方认出我后,两双手便握在一起。公交车快到我们村口

时,心情莫名紧张起来,近乡情更怯。

这些年,我只要踏上故乡的土地,回到故乡的怀抱,与乡亲交谈,只说家乡话。从小在这里长大,说了半辈子家乡话,我感觉很亲切。很多人说,我一点都没变,没有忘记老家。

尽管我们的方言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我也一度因张口闭口的家乡话而自卑,但在外面时间久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反而愈来愈享受家乡方言了。

每年回到家,父亲用柴火把土炕烧得暖暖和和。晚饭后闲下来了,我们一家人或依、或躺,用乡音畅聊着各种趣事,你一言他一语,不紧不慢。将近半夜了,聊得饥肠辘辘,母亲端上来一盘麻花,我们边吃边聊。有时,父亲将过年时蒸的馄饨切开放,打开炉子盖,把馍片放在炉膛边烤着。等馍片烤得焦黄了,就着韭菜花吃馍片,那滋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

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他乡容纳不下灵魂。出走半生,归来还是乡音未改。乡音是缠绕于生命深处的脐带,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故乡!